

一位犹太作家的自画像

黄碧娥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鬼作家》中主人公纳桑想成为拥有自由意志的美国犹太作家。他的欲望受到他所在社区的道德观念的束缚。于是他踏上寻找文学认同之旅。在这个过程中,纳桑发现了自己的双重性——既想成为有抱负的艺术家,又想当犹太孝子。

关键词 本我 自我 超我 双重性

《鬼作家》是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无论是从作者的自我表白,还是从巧妙的构思和严谨的语言来看,都堪称是一部佳作。小说描绘了青涩的犹太作家纳桑(Nathan Zuckerman)探索美国犹太作家身份之旅。在《鬼作家》中,主人公纳桑写了一篇真实反映犹太家庭的短篇小说,暴露了犹太人的贪婪等阴暗面,招致家人和犹太法官的不满。苦闷之余,他拜访了犹太老作家洛诺夫(E. I. Lonoff),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和鼓励。然而,在鼓励纳桑按自己的意志无所顾忌进行创作的同时,洛诺夫自己也有难言之隐。小说的情节简单,主要描写纳桑拜访洛诺夫,观察其家庭生活以及在第二天清晨分别的场景。在这一昼一夜间,纳桑的内心中经历了一场本我(the id)与超我(the superego)之间的争斗,最后,他体会到家庭和社区责任的重要意义。

弗洛伊德在 unconscious 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他的人格系统理论。他认为人格的整体由本我、自我、超我三个主要部分构成。本我是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是人们所有热情、本能和习惯的来源。它没有道德观念,甚至缺乏逻辑推理,唯一的需要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满足自身。本我所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寻求快乐和躲避痛苦是本我最重要的功能。未加限制的本我有可能带领人们走向毁灭,这就呼吁超我这一协调机制的出现。超我是人格在道义方面的表现,是禁忌、道德、伦理的规范和标准以及宗教戒律的体现。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弗洛伊德把超我比喻成比父母或其他权威人士更苛刻的法官。它既是规则的设定者,又是规则的推行者。要想完全领会超我,人们要么将自己从超我的要求中解放出来(比如,意识到超我的要求是多么的不切实际),要么将超我的要求变成对自身的要求(从而把超我变成自我)。超我若过于活跃,人们会无意识地产生内疚感,这就需要另一精神机制——自我,来调节本我与外部世界、欲望和满足之间的矛盾。它遵循的是“唯实原则”。在《鬼作家》里,主人公纳桑对自己作为美国犹太作家这一身份的探索过程也是他的自我在本我与超我之间进行调解的进程。

一、纳桑的困惑

犹太人珍视家庭,常把家庭比作充满爱的暖巢。然而家

又纠结着责任,负担以及父母与孩子之间复杂的关系,因此家有时还被视为“麻风窝”。1956年纳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高等教育》。该小说取材于纳桑的家庭,描绘了一些视钱如命的犹太人。在这个短篇中,他既没有把犹太人理想化,也没有把他们提升到圣人的高度,而是把他们的成败活生生地展现出来。纳桑的父亲指责他对西德尼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塑造有误,愤懑于纳桑不是用家庭故事作为模型开始创作,而是如实地把他的家庭呈现于读者面前。他父亲担心小说会被当作一部家族史,因为“大家读的不是艺术——他们读的是人”,而小说的发表极有可能给他们的犹太社区抹黑。其父对艺术的狭隘理解使纳桑非常气愤。但当他转身上车时,他还是渴望得到父亲的爱和支持。父亲的否认激起纳桑的愤怒,而母亲的深情则挑起了他的内疚。母亲以极其微妙而隐秘的力量充当着和事佬,指责儿子纳桑不该无视父亲的爱。备受压迫之下,纳桑在电话中声明他的自由权:“我不要别人管我”。说着容易,做着难。纳桑的父母以爱为名,给孩子强加了一系列区分好坏,辨别善恶的标准,抑制着他成为拥有自由意志的艺术家。纳桑的“艺术是真实生活的全部”的观念受到了挑战。

其次,纳桑的父母还经历了他曾经历过的大屠杀。作为幸存者,纳桑的父母把大屠杀当成他们生活的唯一标准。他们觉得自己有义务向世人证实他们在大屠杀中幸存是有理由的。因此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小心翼翼,特别在意其他人对犹太人的看法。纳桑的父亲在未能成功劝其修改《高等教育》后,深感责任重大,于是就向瓦普特法官(Judge Wapter)求助。瓦普特法官在社区中威望极高。法官和他的妻子写了封信给纳桑,评论了他的小说。在信的附录中,他提出了十个问题,巧妙地控诉了纳桑对犹太种族的背叛,指责他为了个人经济的得失而贬低整个犹太民族。权威的再次压制使纳桑的本能欲望无法得到满足。

二、纳桑的探索

纳桑陷入了本我与超我争斗的泥潭里。作为一位艺术家,他有责任在他的作品中如实地反映他所生活的社区,作为犹太后裔,他又不得不面对讲实话后众叛亲离的后果。他想

自由创作的欲望被他父母以及其他权威人士对犹太作家的界定遏制着。处于夹缝中的纳桑急于得到文学大师的首肯,他首先找到了备受欢迎的阿勃拉伐纳尔(Felix Ahravanel)。如瓦普特法官一样,阿勃拉伐纳尔高高在上,遥不可及。沮丧至极,纳桑拜访了洛诺夫,一心想当他“精神上的儿子”,祈求他“道义上的赞助”。

一开始,处于两难中的纳桑,很快把洛诺夫当成典范。他很羡慕洛诺夫的生活,认定这就是他想要的,期待着能成为洛诺夫的精神上的儿子。然而当纳桑问及该如何生活时,洛诺夫并没有给他权威的建议,只是让纳桑观察他的生活。作为犹太作家,洛诺夫写的是犹太原型,而现实中他却与非犹太人结婚;生活上,他也得周旋于家庭、朋友和工作之间。纳桑通过观察洛诺夫与其妻子霍普(Hope)和艾米(Amy)(艾米和洛诺夫夫妇生活在一起,受其监护),发现这位艺术大师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创作思潮枯竭,生活苦闷,又受到世俗情欲和道德的羁绊。这是纳桑始料未及的。震惊之余,纳桑决定不再盲目地追随洛诺夫为艺术而疯狂的生活。洛诺夫既无法帮他摆脱对父母的愧疚,也无法给他到达文学界巅峰的通行证。正如小说第二章的标题“纳桑迪达勒斯”所示,像迪达勒斯(Dedalus)一样,纳桑也不能冒险脱离自己的过去。他既想尊重他父母的生活,又不愿牺牲对艺术的追求。此时,自我这一协调机制恰巧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纳桑在洛诺夫家留宿时,自我就发挥着作用,调节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

三、纳桑的发现

对纳桑来说,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充满着“复杂又矛盾的欲望,既想走又想留,既想反抗,又想迎合,遵从,既想宣告独立,又想在稳固的传统中找到慰藉”。和洛诺夫结束谈话之后,纳桑曾试着给他父亲写信,却仍旧陷入矛盾之中,最后不得不放弃。他慢慢地意识到对犹太人,尤其是对犹太作家来说,“不背叛自己的父亲而成熟起来”尤为重要。深夜里,艾米激起了他的性欲,手淫过后,他还是无法释怀,索性拿起亨利·詹姆斯的书来读,之后又被艾米和洛诺夫隐约的谈话声所吸引。谈话中,艾米居然想说服洛诺夫同她私奔。洛诺夫安慰着她,称她是大屠杀的伟大幸存者,然而他只是把艾米当作女儿看待。艾米对此懊恼不已,她只想取代霍普的位置。基于隐约听到的支言片语,纳桑开始发挥想象,进行创作,以此暂时忘却所处的窘境。

在他的想象中,艾米变成了《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安妮在日记中写了她的个人生活以及家庭间的矛盾,如青春期萌动和挑衅意味极浓的独立宣言。她获得了成功,拥有广大的读者。而纳桑的《高等教育》招来的却是家人和社区的责难。为了保存日记的力量,对压迫她的人进行报复,安妮必须得隐瞒了自己还活着的事实,即使是对她最敬爱的父亲。她决定以全新的自我面对这个世界。纳桑也面临着安妮的困境。要保存他的作品的生命力,纳桑不得

不牺牲父亲的利益。通过虚构安妮的故事,纳桑毫无保留地展示了他想成为自由意志犹太作家的强烈欲望。对安妮的塑造映衬着纳桑所遭受的痛苦。

人们无法抹煞也无法忘记大屠杀的历史。它慢慢地在幸存者身上输入愧疚之感,使他们觉得自己有义务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因此人们就得疲惫地在愧疚感和责任感之间找到平衡点。纳桑既想获得独立和自由,又不想完全脱离自己的家庭和社区,因而最终他只能通过想象,虚构出安妮这样的角色,期望与其父妥协。小说中描写到第二天在洛诺夫家吃早餐时,纳桑承认他父亲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闪现。当幻想着自己带着安妮回家见父母时,纳桑乐不可支。他想像着父亲知道了安妮的身份后,必定后悔自己错怪了儿子。在幻想中,纳桑洗清了反犹太的骂名,与父亲重归于好。纳桑的这个美妙幻想还暗喻了美国犹太作家和大屠杀的关系,“鬼作家”这个标题的意义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影射着纳桑将会在以后的生活和创作中如实地面对大屠杀。他将成为枪手,为那些在大屠杀中丧生的人们呐喊。此时,纳桑具有了双重的身份:有抱负的艺术家和孝顺的犹太之子。短短的一昼一夜间,在自我努力协调着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的过程中,纳桑发现了自己的双重性,终于从困惑中暂时解脱了出来。

纳桑拜访洛诺夫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他的一次精神旅程。自我竭力在本我与超我之间寻找平衡点。纳桑既想成为自由意志的犹太作家,又受到犹太社会和道德的约束,难以取舍。若只为满足本我的需求,他将会被指控为反犹太分子,受到家庭和社会的排斥,无法获得家所带来的亲情与慰藉。为了迎合超我的要求,纳桑积极地想从文学大师那里得到认可,却未能如愿以偿。最终,他发现了自己的双重性。因此,纳桑以不完全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为前提,毅然当起了犹太人的枪手,喊出犹太人的心声。

参考文献:

- [1] Guerin, Wilfred L., Earle Labor, and Jeanne C. Reesman ed.. "The Psychological Approach in Practice". 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 [2] Neu, Jerome. "Morality and the Internalized Other".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3] Appelfeld, Aharon. "The Artist as a Jewish Writer". Reading Philip Roth. Ed. By Asher Milbauer and Donald G. Wats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8.
- [4] 菲利普·罗斯.鬼作家.董乐山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5] Baumgarten, Murray, and Barbara Gottfried. "Boundaries: The Ghost Writer (1979); Zuckerman Unbound (1981); The Anatomy Lesson (1983)". Understanding Philip Roth. 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 Press, 1990.
- [6] Milowitz, Steven. "The Ghost Writer". Philip Roth Considered: The Concentrationary Universe of the American Writer.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0.
- [7] Cooper, Alan. "Zuckerman Bound". Philip Roth and the Jews. Ed. Alan Coop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